

童年与故乡

市直 陈和强

月亮湾踩鱼

半弧形的留亭山和绿带般的汉江水，家乡恰似一轮半圆的明月，因此，地名就叫月亮湾。庄院临河滩有一段丈余高的土坎，专家发现了红土和瓦砾层以及石斧等史前古物，断定这里是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不过，那些东西村人司空见惯，不以为奇，也不为之骄傲，真正为乡亲们骄傲的是脚下缓缓东流的汉江水和一湾洁白如银的沙湾。

沙滩五里长一里宽，弯弯的，从高处看，更像银色的月亮。这里水流平缓，每逢涨水，都淤积一层厚厚的沙，沙里还沉积了一窝一窝的浪渣柴，所以涨水时能捞到很多漂浮的柴物，退水时，还能从沙滩里挖出不少浪渣柴，有的人家挖的柴就够烧半年。

这里的沙滩分泥沙和明沙两种，中间隔了一排柳树和一条大路，庄院砍下到柳树是泥沙地，很肥沃，种麦子收的比坡上的好地还多，沙土地最适合瓜果生长，一弯的甜瓜，诱得孩子们往河坝跑。沙地边上就是一排高大的柳树和树荫下一条大路，路面铺满了绿毯般的马鞭草，上空是随风摇曳的柳条，五里烟柳五里绿路，一眼望不到尽头。

一弯江水，很适合鱼儿生长，鱼多，打鱼的人也多，有本地的也有外地的，有划船撒网的，有下排钩的，有用鱼叉的，也有放鱼鹰的，还有站在岩石上用炸药包炸鱼的，用电瓶电鱼的，据说还有用鱼藤精毒鱼的，大有竭泽而渔之势。

这些方法我们小孩子家是用不了的，但我们也有逮鱼的绝招，我们会踩鱼，这方法不见文献记载，也鲜为人知，那是我童年的一段难忘记忆。

踩鱼要等涨水，所谓浑水摸鱼，水浑，鱼儿看不到危险就在眼前，鱼的习性是只向上冲，不向下游，真像人中的有志之士，但小鱼儿也小，只能从河边水流不急的地方向上游，所以涨水时河边鱼多，不时还有鱼儿跳出水面。

每到涨水，小伙伴们兴奋得不得了，聚在庄院临河的场坝，看大小伙子们驾船箭一般冲进江心捞柴，看着看着就心

热了，大狗子邀号一声，踩鱼走。大伙就一窝蜂地从坎边的石阶路，向沙滩跑，西文有些犹豫，我拉着她的手，不由分说也下到河边，西文爱尿床，她妈天天要晒褥子，也不免挨打挨骂，时间长了，越怕尿床，越是尿床，人也有些蒙了，一次吃过后午饭，瞌睡了，睡了一会儿，猛睁开眼看天蒙蒙亮，一头起来提了书包就往外跑，遇到大人问你干啥？她哭着说：上学去，都迟了。人家说，这就黑了，上啥学？她才清醒。从此落了笑话儿，也成了大家取笑的对象，西文整天都郁郁寡欢的，也不和大家一块儿玩。

我拉了西文下到沙滩地，又走到柳树下，我爬上树折柳枝，西文站在树下接，柳条是用来串鱼的，西文把柳条断端的皮剥离一圈，然后向枝梢一拉，柳皮和柳叶在枝头就形成一个好看的毛蛋儿，我们一人拿一个，西文脸也活泛了，有了笑意，我们向村子西头汉江上游跑，鱼向上游，从上游向下游走，容易踩上鱼。这时浑黄的河水漫上了白沙滩，细浪一波一波轻拍沙岸，那时沙滩平展展，没有深水窝子，河近岸水深浅一致，西文走里面，我从外面。

踩鱼也有技巧，脚不能抬高，水扑腾的声大，鱼就跑了，脚要略微抬一点，几乎是磨着河底，才走了一会儿，西文就呀呀地叫，说她踩到鱼了，我忙说，脚踏紧，甬动。我用手从她脚边向脚下沙里摸，西文脚趾头死死扣在沙里，我摸出鱼，小心交到她手上，她将柳条从鱼腮穿进鱼嘴穿出，串在柳条上，满脸的喜悦和自豪。我们继续向下游踩，脚底下不时踩住小鱼，痒痒的，又刺激又惊喜。到了村东头已经踩了几里路，柳条上串满了小鱼，鱼儿不停地扭动，枝头的绿毛蛋儿一颤一颤地闪。一个个提了战利品，兴高采烈的。不过，脚小踩不到大鱼，净是一炸来长的小鱼。

河边人家不太喜欢吃小鱼，刺绒肉少费油，大人们没人费力给孩子们油煎小鱼吃，所以，我们下河前从作业本撕一张纸包一点盐，揣在口袋里。待小伙伴们聚齐了，把鱼凑在一起，足有一小盆，大狗子开始分工，西文和几个女娃子，用小刀子或小石片刮鱼鳞甲，把鱼洗干净，

会爬树的几个毛猴子，跑到村子边爬上青桐树，摘一抱蒲扇一样的树叶，还有有的满沙滩捡拾浪渣柴和枯枝干叶，拢一堆火，用青桐树叶包了鱼，放在火上烧烤，待青叶子烤黄烧黑，鱼儿也就熟了，撒上盐，小伙伴们就可以品到“烤鱼”了。劳动是美丽的，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心中更有说不出的甜美。你瞧，一个个吃得鼻涕涎水的，文文静静的西文，也吃得嘴脸油黑，活像一只贪吃的小猫。

艰苦的年代，童年是苦涩的，一弯江水一弯银滩，一年四季都给我们带来不同的乐趣，月亮湾是我们难忘的记忆，汉江是我们的母亲河，她养育了我们，同时她又培育了我们的精神家园。

光阴荏苒，童年早就远离了我们，汉江河也变了模样，一排烟柳早不见了踪影，一湾银沙滩变成了一堆乱石窝，西文在上三年级时离开了庄院，听说以后上了大学，童年的伙伴，你在他乡还好吧。

现在物质生活好了，玩得东西多了，电脑电视游戏占了孩子们童年宝贵的时光，汉江没了鱼，月亮湾没了白沙滩，一湾碧水，沙滩烟柳，成了我梦中的家园。踩鱼这手工艺许是成为绝唱了。

寻猪草

我们把拾猪草或打猪草叫寻猪草，那时家家户户喂猪，不光是解决全家一年吃油吃肉的问题，还要供应城市人吃肉，所以喂猪也有任务，一般到冬腊月家家户户杀猪，自己留一半吃，另一半送到食品公司。那时吃粮很紧张，很多时候人还缺吃的，没有粮食喂猪，所以人冬前的半年，猪主要是吃草，大不了在洗碗水中在添一把麸皮子，和猪草和在一起，算是给猪改善伙食，这样让猪架架子，就是猪骨架长起来了，但很瘦没肉，待深秋霜降之后，开始挖红苕，给猪吃红苕叶子和煮红苕，猪迅速催肥。

我们童年除了上学，大多时间就是寻猪草。寻猪草单个行动的很少，一走就是

她枯瘦的手，干瘪的脸，在哪里？是放下一背柴火与牛草，端着水杯走过来看我写

“人之初，性本善”的爷爷吗？他六十岁的身影

他的白发，他的声音，在哪里？我一遍又一遍地问，他们没有声音

这些虫鸣声里模糊的身影不发一言，越走越远

他们是谁？他们要到哪里去？我们都会到哪里去？

我们会不会相遇？如果我们相遇是在故乡的虫鸣里

还是在遥远的外星系？

打麦场

暑热渐渐散去，打麦场上孩子们的喧闹声也开始消失

一大串，有男有女，有大孩子也有小不点，我们尤其喜欢夏秋季，一般下午两三点就吃了中饭，放下碗提个竹筐就出去了，大家在庄院西头下河路口那一带屋檐下或树荫下集中，也不等人全到齐，就下院子朝河边石梁上走，那时男孩基本不穿鞋，也很少穿上衣，就穿个裤叉子，到河边要经过沙地，明沙经太阳晒晒，烫得脚不敢挨，遇到明沙就朝长有绿草的地方跑，有几段明沙太长，周围没有草，我们跑一段脚受不住了，就赶紧原地刨去表面热沙，在湿沙上缓一缓再跑，我们在石梁那一带河里洗澡，边洗边等太阳偏西，洗得时间长了，脚发白，身子发冷，就睡到河岸边沙子里打滚儿。

估计五点多，太阳不很毒了，有当头的老大一招呼，大家就提着笼子上坡了，今天跑刘家庄子、李家地，明天跑灌嘴子、灌沟，“老大”都有安排，我们在玉米地里跑，也不怕苞谷叶割出口口子，狗儿秧、刺节、牛尾巴刷子、榆叶、桑叶，什么草猪吃，什么草不吃，我们从小都口口相传，弄得很清，那时大家觉悟高，寻猪草从不害庄稼，不掐红苕秧子豌豆秧子等，当头的有时还要翻你的笼子底，怕你寻不到猪草偷掐庄稼苗子，有人偶尔犯了，大家群起批评，也不扩大告诉大人，所以像张会发、张新全、刘在理、潘大会这些“头儿”，还是蛮有威信和凝聚力的。

我们不害庄稼，但爱集体偷摘人家树上的果子，王院王纪龙家一树夜夜甜柿子长在我们队地里，没人看护，因为暖一岁时就可以吃，我们摘一些埋在大沟水塘泥里，第二天就可以挖出来吃，即使还有些涩也不顾了。夏初五月节前后，最爱到灌沟偷杏吃，那有几颗大杏，很好吃，离庄院又稍远，每次都是张新全等孩子王上树，他们给我们分工，有的放哨，有的在树下拾杏，这天就出事了，放哨的人飞跑来，说有人来了，我们就四散逃跑，树上的人也溜下来跑了，那人站在坎上向我们甩土疙瘩。我们跑远后，孩子王开始发杏，非常平均，他们从不多吃多占。

白天在阳光下一遍遍滚动、碾压脱粒出麦粒的碌砬静静地停在大场中间

运送麦捆的架子车，扬场的木杈

整理麦草的木叉也静静地，睡在月光下面。

牛儿在核桃树下一边吃着新鲜的麦草

一边甩动着粗长的尾巴为自己驱赶蚊虫

吃过晚饭，谈论过今年的收成

人们各自回家，上床休息

一切都显得如此完满，寂静

这时候，虫子的叫声

从干净蓬松的麦草堆中

缓缓升起好像是受了神的旨意

来到这夏夜的打麦场

让人间多了一份温暖与安详

陀螺

一截板栗树木头，一头削尖，钉一颗珠子，一头锯平，身上刻几转年轮，一个沉甸甸的陀螺定型了。

有陀螺不行，还需一根鞭子，在漫山遍野的毛竹林里，寻找出一支骨头硬的竹竿，这就是鞭杆子了。鞭杆子要连接鞭梢子，于是，偷偷抽取了妈妈晾晒的麻绳子，躲在杏树下搓麻绳子，从此，陀螺、鞭子跟随我的童年，走向南北。

打陀螺，是我童年火热的游戏，三五个爱打陀螺的玩伴，总是聚在扬场院坝上，抽打陀螺，抽打旋转的童年。

麻绳缠紧陀螺，放倒，嗖一声抽出鞭子，陀螺翻身，旋转，鞭子抽打，啪！啪！啪！陀螺嗡嗡地转，摇头晃脑地走，童年放声笑。

啪！啪！啪！抽暖了春天，抽绿了院坝的榆树，抽的榆钱子满天飞。

啪！啪！啪！抽热了夏天，抽飞了落在院坝边捡拾粮食的斑鸠、麻雀、喜鹊。抽得太阳流汗。我们也把自己抽成乌黑小熊，丢下陀螺、鞭子，跳进小河，洗澡太阳的汗渍。

啪！啪！啪！抽红了秋天，抽得天高云淡，听到鞭子声、陀螺旋转声的大雁，舍不得离开，在院坝的上空盘旋、鸣叫，直到最后的一鞭子抽落夕阳，大雁才去寻找它们的方向。

啪！啪！啪！抽白了冬天，抽得雪花铺满大地。我们在院坝，脚并脚地踩实落雪，踩出一大块平整、坚硬的白土地，继续抽打陀螺。陀螺和我们一样，在雪地里打滑，翻跟头。我们和陀螺一样，在冬天里乐得东倒西歪。

陀螺也干架。我瘦弱的陀螺，总干不过个子爹高大威猛的陀螺，总是被它撞得醉汉，匍匐在地，看着死在地上的陀螺，我很生气。还在威风凛凛做梦的陀螺，被我拿起鞭子，反抽几下，陀螺也像中了羊角风，歪歪斜斜地倒地了。

我的陀螺跟着我受罪了，我要给它挣回面子。我打扮我的陀螺，让它成为一个天使。陀螺身子，涂上白漆，头上点一个红心，再涂上一圈蓝、一圈黄，像一位楚楚动人的白雪公主，在同伴们的陀螺中间旋转，旋出一道银光，转出五彩童年。做爹羡慕地要拿他的大陀螺调换，我不干。

我用好几只萤火虫屁股上的荧光，粘接在陀螺的红心上，在盛夏漆黑的夜晚，我也能放飞我的陀螺，那是黑夜里一颗灿烂的眼睛，在黝黑的院坝中央旋转出明亮的星空。

铁环

父亲拿一根七号铁丝，给我捶打出一个铁环。从此，家乡的直路、弯路、宽路、窄路，都是我童年铁环运动的路线。

滚直路，铁环疯跑，得意忘形，往往挣脱了钩子，自己独个勇往直前，没有桎梏的铁环，没有了方向，不是滚着滚着，跌倒在地，就是落入路边的水沟。好几个铁环，滚落在大水滚滚的水渠里找不见，害得父亲又给我打造。

重新打造的铁环，是闭钩铁环，无论铁环怎么任性，它也挣脱不了铁钩子，这样的铁环我最喜欢，因为铁环和钩子永不分离。

在大的院坝，我最喜欢滚弯路，铁环靠着钩子，钩子恋着铁环。左拐右拐，右拐左拐，拐出花样年华。

喜欢在田埂上滚，窄窄弯曲的田埂，长满青草，挂着露珠，迎着晨曦，滚着铁环，摔得露珠，滚圆太阳。

喜欢在细细的沙洲上滚，虽然滚得歪歪扭扭，东楚西倒，却能留下铁环的脚印和我的车辙，等待潮涨，把我和铁环的印记带给大河、大江、大海。

还喜欢在独木桥上滚，从来就胆小的我，有了铁环的陪伴和引领，敢在独木桥上滚来滚去，让独木桥下的小鱼儿也羡慕，弄出一圈一圈的涟漪，也套不住我滚动的铁环。

铁环也和我一起上学，左肩背书包，右肩背铁环。早晨，牵着太阳，晚上，背回夕阳。多少次我在课堂上打盹，绊倒了桌子下的铁环，被铁环清脆的警告声惊醒。

滚着，滚着，童年长大了，铁环害我了，从此，铁环和铁钩挂在了墙上，绣给土墙上一轮不落的太阳。

沙包

母亲用五颜六色的碎布，给我缝制一个足球状的小沙包，封口的时候让我数上一百颗黄豆装进沙包中。

“妈妈，为啥是一百颗哩？”我偏着头问。

妈妈停下针线，指头点过来：“傻儿子，这叫长命百岁哩！”

我拿着缝制好的沙包，嗷嗷跑走了。

从此，我把沙包揣在我的口袋里，我走哪，它跟随我到哪。

在场坝中间，东、西各画一条线，就是楚河汉界，东西各站一个伙伴，四个伙伴打沙包就开始了。

中间的两个伙伴，就是移动的两架“战机”，沙包是“导弹”命中“战机”，视“战机”为敌，拦截“导弹”，记功一次，可以抵消被命中的一次，直到两架“战机”都被击中，就可调换位置。

嗖！嗖！嗖！沙包在头顶上飞，飞出一条条童年的抛物线，从东到西，又从西到东，交织着快乐的童年。

砰！砰！砰！沙包命中目标，从前方，从后背，笑声被击得东倒西歪。

嗨！嗨！嗨！沙包被拦截，从上方，从下方，从左方，从右方，童年的收获、自信、勇气一起被擒拿。

那次在月色中丢沙包，黑色的沙包，黑色的蝙蝠，在乳白色的月辉里穿梭，把月亮逗笑，赶快扯一块彩云，遮住亮堂堂的脸。

那次在月黑头丢沙包，看不见沙包，却能看清飞来飞去的黑风，不够小心的沙包，击中了一颗星，拖着亮亮的长尾巴逃遁了。

那次在毛毛雨中丢沙包，飞来飞去的沙包，把斜斜的雨打得晕头转向，不听话的沙包惹响了春雷，轰轰隆隆的声音，在童年的头顶滚来滚去，久久不消。

我的沙包不见了，装着一百颗黄豆“长命百岁”的沙包不见了。我哭了，伤心地哭了，眼泪叭叭地流，鼻涕呼呼地淌。

妈妈急了，四处给我找。弟妹心疼了，到处给我搜。丢下犁头的父亲，也给我找。再也找不见我的“长命百岁”了。我躺在床上，不吃，不喝，不哭，不闹。静静地盯着天花板，灵魂在空中波动。不知啥时候睡着了，做梦了。梦见我的沙包长大了，长成一枚亮晶晶的月亮，我骑着月亮，在太空中飘，飘啊！飘啊！突然，一个温暖的手掌伸过来，我醒了。是妈妈。她拿着一个沙包递过来：“林，沙包找到啦！”

我嗖地弹起来，捧起沙包，长长地吼一声“哎！”

其实“找回来”的这个沙包，是一个仿制品，细心的母亲找出同样大小、同样颜色的碎布，缝制出一枚同样大小的沙包，不细心是分辨不出来的。沙包是“赝品”，母亲伟大的爱心，永远是珍品。

后来，遗失的沙包找到了，它躺在柜角处，那是一块潮湿的地方，直到有一天，有一簇绿色探出头来，才知道那是沙包里的黄豆发芽了，顽强的生命力刺破布，朝着有光的方向挺近。

收集虫鸣 (组诗)

裴祯祥

虫鸣

虫鸣如果是石头多好，或者是木头我就可以捡拾，采伐把它们塞进口袋，装进箩筐，带回房间我就可以抚摸、亲吻它们可以深深地凝望、抱紧它们看见它们的长短、高矮它们细密的纹路和丰富的色彩现在我只能听，只能任其在不可捉摸的时间中缓缓流逝，如同我们身上的细胞

谁在那里

悄无声息地生长，脱落，虽然曾经是我们的一部分却好像从来没有存在过

多么熟悉的虫鸣

当它们羽毛般飘起，落下我知道有人居住在这些声音里我真想大吼一声：谁在那里？是带我在泥地上用包谷天花杆编织蟋蟀的曾祖母吗？她和她的八十岁

儿童诗小辑

卖火柴的小女孩

陈清春(8岁)

要是卖火柴的小女孩

还活着除夕的夜晚我会把她火柴买完并邀请她到我家吃团圆饭

方形世界

单宣浩(9岁)

这里的一切都是方的人是方的树是方的唯一的一个圆太阳照射下我的影子鸡蛋看起来是圆的仔细一观察却是由细小方块组成的

云

马子又(7岁)

妈妈，你看

天上的云一粒一粒的那是袁隆平爷爷撒下的种子吧

钥匙

赵婧涵(8岁)

小鸟是蓝天的钥匙小鱼是大海的钥匙小动物是森林的钥匙画笔是颜色的钥匙钢琴是音符的钥匙门是房屋的钥匙灯是窗户的钥匙妈妈是家的钥匙

我是妈妈的钥匙

夜晚

温景辉(8岁)

夜晚是个

大黑袋子把星星和月亮装了进去

大鹅

季韵洁(9岁)

一只大鹅

站在空旷的原野上呆呆地看着天空她在想她那丢失的孩子和远去的故乡在哪儿呢

黑夜和灯

刘怡萱(9岁)

灯把黑夜照亮

黑夜把灯熄灭从此，他们成了死对头

铅笔和橡皮

冯钧茹(9岁)

铅笔无数次犯错橡皮无数次帮他改正错误

我的妈妈不知疲倦地教我

铅笔还在无休止地乱涂鸦橡皮的身体越来越小

小到几乎看不见我暴躁、任性、叛逆

妈妈老了，她唠叨我的力气都没有了

太阳生了

李诗语(7岁)

太阳生了个月亮姐姐

喜欢在夜晚跑步跑到黎明

她生了好多露珠

在草尖上露珠的杯子碰了碰

我的睫毛我眼睛的锁链立刻解开了

向日葵

王新瑶(8岁)

向日葵是太阳的小跟班

早晨跟着太阳面向东方夜幕低垂，它就朝向西面

向日葵很大气

月光下，它邀请农夫

小黄狗和星星，一起嗑瓜子

写字

刘宇宸(9岁)

农民伯伯在田野上写字

建筑工人在脚手架上写字

清洁工阿姨在地上写字

每个忙碌的人都在写字

(本组儿童诗指导老师：杨运菊)

童年的玩伴

汉滨 张朝林

